

她 乡

一、非不自然的事业

可惜这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故事。如果当初能够带回小心收集的资料，或将可以写成非常不同的故事。一本本写满记事的簿子，小心抄誊的记录，第一手的描述，还有图片——全都丢了。有些鸟瞰城市和公园的照片记录许多街道、建筑里里外外美丽的景象，还有那些动人的花园，最重要的是那些女人本身。

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的长相。谈起这些女人，怎么描述都没有用，何况我向来都不擅长描述。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做，在那个世界之外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国家。

我没说那是哪里，惟恐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教士或商人或贪婪的土地开发商会强行进入。我只能说没人需要他们，何况他们若真找到了那个地方，恐怕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泰利·尼可森(我们以前都叫他老尼克，理由正当)、杰夫·马格瑞夫、我、范·戴克·简宁斯。

我们认识经年，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科学都感兴趣。

泰利很富有，可以为所欲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探险，以前常常大呼小叫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探险了，只剩补钉和塞牙缝的去处。他可真的把牙缝都塞满了。他多才多艺，特别擅长机械和电力，拥有各式的船舶和机械艇，还是顶尖的飞行员。

没有泰利，我们不可能经历这件事。

杰夫生来就是要当诗人、植物学家，或者两者皆是，但家人说服他当个医生。就年纪而言，他已经是个好医生，不过他真正的兴趣还是他爱称的“科学的奇迹”。

至于我呢？主修社会学。这门学问当然需要很多其他科学的佐证，我也都感兴趣。

泰利特别擅长真凭实据的事，如地理和气象之类。杰夫随时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打败他，而我却不在乎他们讨论什么，只要和人类生活有关就行——无关的只有少数几样。

因缘际会，我们加入一个庞大的科学探险队。他们需要一位医生，使得杰夫有借口放弃才开始的医疗工作。他们需要泰利的经验、机器、金钱。至于我呢？我则是借由泰利的影响力加入的。

这趟远征是到一条大河的千百条支流和硕大的腹地去，地图需要重新描绘，野蛮的方言需要研究，可以预期各种奇花异草和珍禽走兽。

但这篇故事说的不是这趟探险之旅，这只是我们个人长征的开端。

我的兴趣最初是被向导挑起的。我对语言学习得很快，也知道很多种，随时可以学会新的。不过我们还是带了一个很好的译者同行，我一路弄清楚不少这些部落的传说和民间神话。

我们溯河而上，越走越深入，置身于河流、湖泊、沼泽、密林交织的暗处。崇山峻岭之后常常此起彼落的忽然冒出悬崖峭壁，我发现越来越多野蛮人谈论一个故事，叙说在高远之处有个奇怪可怕的女人国……

“在那后面”、“在那边”、“往上走”——他们能提供的方向就只有这些，但他们的传言都有一个主要的共通点——这个奇怪的国家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和女孩。

他们没有人见过那里，说任何男人去了那里都很危险，会丧

命的。但这都是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勇敢的调查员见过那里——一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房子，很多的人——全都是女人。

难道没有人再去过吗？有啊！不少呢！但都没有回来。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一点他们好像很清楚。

我告诉伙伴这些故事，他们哈哈一笑。我自然也不例外，很清楚野蛮人的梦是什么组成的。

但当我们到达最远的地点时，也就是我们全部必须折返准备回家的时候——最好的探险活动往往都是如此——我们三人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扎营主要的地点是在突出河流主流的小沙洲——反正我们认为这是主流。河流泥黄的颜色和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见过的相同，味道也一样。

我碰巧和最后一个向导说起那条河流。这位向导是个相当优秀的人，眼睛灵活明亮。

他告诉我另外还有一条河——“在那边，河短，水甜，红与蓝。”

这下我可感兴趣了，急着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我拿出身上的红蓝铅笔，又问了一次。

是的，他指着河流，然后指着西南方向。“河——好水——红与蓝。”

泰利就在附近，对这家伙的指指点点也感兴趣。

“范，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了。

泰利一下子热络起来。

“问他有多远？”

那人说路程很短，我推测大约两三个小时。

“我们去吧！”泰利急着说。“就我们三个。也许我们真能找

到什么,也许里面有朱砂。”

“也许是印度蓝哩!”杰夫挂着懒洋洋的笑容提议。

天色尚早,我们刚吃过早饭。留话给队友说我们入夜之前回来,然后静悄悄地离开,免得失败,被人笑话太容易上当,再则暗地里希望自己挖掘一些惊喜的小发现。

这两小时,将近三个小时,真是漫长。我想那野蛮人若是独自一人可以行动快些。一片纠缠不清的树林、水道、泥沼,我们自己一定无法穿越。但有一个人可以——我能想像泰利拿着罗盘和笔记本,记下方向,识别路标的模样。

走了一回,来到一处类似泥湖的地方,面积很大。相形之下,对面环绕的森林看起来很矮很阴暗。向导告诉我们船可以从这里走回营地——但‘路很远——一整天’。

这里的水可能比我们离开的地方还清澈,但站在边缘无法判断。沿着湖再走半个小时左右,地面越走越坚硬。转过一个林木参天的小崖角,乍见另一番景象——忽然满眼是山,陡峭光秃。

“东边山脉的一个支岭”,泰利打量着。“也许离主脉有几百里远,这些山都是这样冒出来的。”

我们忽然离开了湖,直接扑向悬崖。还没到达之前就听到水声,向导神气地指着他的河流。

河很短,可以看见水流在悬崖面上的缺口倾下,形成一条细窄垂直的瀑布。水是甜的。向导兴致勃勃地喝,我们也照样学样。

“这是雪水”,泰利宣布说。“一定是从很深的山里来的。”

至于红和蓝——都染了点绿色。向导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他四处打探一下,带我们看一处安静偏僻的水池,池缘染红色。没错,还有蓝色。

泰利拿出放大镜,蹲下来检查。

“某种化学物质——现在无法识别。看起来像染料的东西。我们走近些，到上面的瀑布边。”

我们沿着陡峭的池岸跌跌撞撞，靠近水流冲落、水泡汹涌的水池边。探查边缘，不费力气就发现颜色的痕迹。还有呢——杰夫突然举起不经意寻获的大奖。

一块破布，一块扭结的长碎布。编织细致，上面有花纹，猩红的颜色还没被水洗褪色。我们见识过的野蛮部族，没有人织得出这样的布。

向导安详地站在水边，对我们雀跃的神色非常满意。

“一天蓝色——一天红色——一天绿色，”他说。从背袋里掏出另一块颜色鲜艳的布条。

“掉下来。”他指着瀑布。“女人国——在上面。”

我们兴趣来了，就在那里休息吃午饭，从这人身上进一步打听消息。他只能告诉我们其他人说过的话——一国都是女人——没有男人——孩子，都是女的。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方——很危险。有些人跑去看——没有人回来。

我看见泰利的下巴就卡在那里。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方？危险？他看起来好像当场就可以爬上瀑布。但是向导不肯听人说爬上去的事，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攀上险峻的悬崖。何况入夜之前，我们必须归队。

“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留下来。”我建议说。

泰利打住思绪。“嗯，各位，这是我们的发现，先不要告诉那些趾高气扬的老教授。我们先跟他们回家，然后再回来——只有我们——自己来个小小探险。”

我们看着他，颇为心动。发现一个未被发现、类似亚马孙女人性质的国家，颇能吸引一群无拘无束的年轻人。

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故事——不过，但是……

“这地区的部落没有人织这样的布。”我郑重其事地检查那

些碎布之后发言。“在那上面某处，他们纺纱、织布、染布——做得像我们一样好。”

“那表示是个相当高度的文明，老范。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却没有人知道。”

“哦，我不知道。那么在庇里牛斯山的那个老共和国——安朵拉呢？天可怜见才几个人知道，它兀自在那里扫门前雪扫了一千年呢！然后那个美丽的小国，蒙格特尼罗。这么大的区域，你恐怕会错过一打的蒙格特尼罗哩！”

走回营地的途中，我们兴高采烈地讨论。乘船回家的途中，暗自谨慎地讨论。过后我们还在讨论，仍然只有我们自己。同时，泰利开始大作安排。

他非常热衷。好在他有那么多钱，否则我们可能需要乞求和广告多年才能起头办事，然后又会变成公共娱乐的焦点——沦为报纸竞赛的附庸。

但是，泰利可以整修他的蒸汽大游船，把特制的汽艇搬上船去，塞进一架‘拆下来’的双翼飞机，新闻的社交栏只会轻描淡写一下。我们准备了食物、预防措施、各种必需品。他从前的经验对此行大有帮助。经过一番准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们计划把游船停靠在距离最近、安全的港口，再乘汽艇顺流走上无止境的河流，只有我们三人和一位飞行员。等抵达从前队伍最后驻脚的地方，我们留下飞行员，自行探勘那条清澈的水溪。

我们要把汽艇定锚在那片宽阔的浅湖上。汽艇有个特制合身的罩子，材料很薄但很坚固，盖起来像蛤壳密不透风。

“那些土著没法进去或破坏，也没办法移动。”泰利骄傲地解释。“我们从湖边飞行，把船留做回来的基地。”

“如果我们回来的话。”我愉快地建议。

“怕那些女士会吃你吗？”他斥责说。

“我们可不确定那些是女士。”杰夫慢吞吞地说。“说不定有一团的绅士拿着毒箭或什么的。”

“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去。”泰利冷冷地说。

“不去?你得找一份禁令才能阻止我呢!”我和杰夫两人都很确定这点。

但漫漫旅程,我们的确一路都有不同的意见。

航行海上是讨论的绝佳时机。现在没有人偷听我们的话,可以在甲板的椅子上闲躺游荡,高谈阔论——因为也没有别的事好做。我们完全缺乏事实根据,所以讨论的范围更可以海阔天空。

“我们把文件留给游艇停留地的领事。”泰利计划着。“如果我们回不来——就说一个月后——他们可以派遣救难队来找我们。”

“讨伐吧!”我要求说。“如果那些女士真的把我们吃掉,我们一定要报复。”

“他们应该不难发现我们最后停留的地点,而且我画了一张有湖、有悬崖和瀑布的地图。”

“好,但他们怎么上来呢?”杰夫问。

“当然跟我们一样啊!如果三个可贵的美国公民在上面失踪了,他们总会找上来的——更别提那个美丽的土地晶莹的吸引力——我们就叫那里为‘女洲’吧!”他打住话。

“泰利,你说的没错。故事一旦传出去,这河流就会挤满探险队,飞船像结集的蚊子一样涌入。”我想到这里就笑了。“没让八卦报刊之王参加,实在是一大错误。天老爷,想想报纸的头条!”

“省省吧,”泰利冷笑。“这是我们的游戏。我们要靠自己找到那个地方。”

“等真的找到,你要怎么办呢?——万一你找得到的话?”杰

夫温和地问。

杰夫是个温柔的灵魂。我想他认为那个国家——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只有玫瑰盛开,还有婴儿、金丝雀、流苏之类的东西。

泰利心里秘密的想像夏季消暑胜地的景象——除了女孩和女孩,还是女孩——而他将成为——唉,即使旁边还有其他男人,泰利在女人之间很吃得开,所以他大做春秋美梦也不足为怪了。在他的眼底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撩拨着迷人的仁丹胡,躺在那里观赏蓝色的长裙摇曳而过。

但我想——当时——比起他们俩人,我想得比谁都清楚。

“老兄,你们都昏了头。”我坚持。“如果真有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乏可靠的依据——你们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某种母系的原则上。男人有自己的崇拜,社会发展比不过女人,每年拜访她们一次——类似交配婚礼,这种情况曾经存在过——但在这里存留下来。她们在上面有某种与世隔绝,奇特的山谷或台地,太古的习俗遗留至今。故事就是如此罢了。”

“那男孩子呢?”杰夫问。

“喔,一旦他们长到五六岁,男人就把他们带走。”

“那我们的向导都很确定的那套危险理论呢?”

“够危险的,泰利,我们千万要小心。那个文化阶段的女人都颇能防卫自己,不会欢迎不讲理的访客。”

我们谈了又谈。

即使夹带着社会学优越的气势,我所知的其实和他们相差无几。

一个都是女人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不管我们如何殚精竭虑,结果还是很可笑。我们彼此相告这些胡思乱想,根本没用。海上的航程中我们的确胡思,也的确乱想。在河流航行时也一样。

“接受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吧！’我们开始时很严肃，后来又笑开来了。

“她们之间一定争斗不休。”泰利坚持说。“女人向来如此。我们别想要找到任何秩序和组织。”

“你大错特错了。”杰夫告诉他。“一定像修道院一样，在女院长之下——一种和平和谐的姊妹盟。”

我对这想法嗤之以鼻。

“修女！才怪。杰夫，你的姊妹盟都发誓服从，全部都是独身的。这些人只是女人和母亲。有母亲的地方就找不到姊妹盟——反正不多。”

“没错，老兄——她们会拆伙。”泰利同意。“而且我们千万别希望找到发明和进步；一定很原始。”

“那么布坊呢？”

“喔，布！女人一向是织布娘。但她们就停在那里——你等着瞧吧！”

我们笑话泰利谦虚的德性，说他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招待，但他不让步。

“你们等着瞧。”他坚持。“我会和她们建立扎实的关系——利用一伙人对付另一伙人。我很快就会让自己当选为国王——哼！所罗门都得坐到后面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问。“我们不成了奴才大臣什么的吗？”

“不能冒这个险。”他严肃地坚持。“你们可能会发动革命——八成会。不行，你们都得被砍头，或者被乱箭射死——或者接受其他任何现行的死刑。”

“记得你得亲自下手。”杰夫微笑说。“不能让粗鲁的黑奴或奴兵动手哦！还有呢——我们有两个人，你只有一个人——嗯，老范？”

杰夫和泰利的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有时候，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他们之间相安无事。杰夫用最好的南方式美化女人。他满心都是骑士精神和温情之类的想法。他是个好男子，一向身体力行他的理想。

你也可以这么说泰利——如果你称呼他对女人的观点为理想的话，不过那可真是客气了。我一直很喜欢泰利。他不仅是男人中的男人，还慷慨、勇敢又聪明；但大学时代没有人喜欢他和我们的姊妹交往。老天有眼，我们并不苛刻，但泰利真是我们的“极限”。后来，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各自为政，不想过问这些事情。

我们且不谈日后可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或他的母亲或好友的亲戚，在泰利的想法里，好像漂亮的女人只是玩物或俗物，不值得费心。

有时候，他的观念真是令人不愉快。

但有时候我对杰夫也没耐心。他为他的女性同胞加上俨然玫瑰色的光环。我则取中庸之道，当然相当科学，而且习惯旁征博引地争辩性别的生理限制。

那时，我们每个人对女人问题的看法一点儿也不“进步”。

所以，我们一路说笑、争辩、揣测，经过冗长的旅途，终于抵达旧时的营区。

找到那条河流并不困难，沿岸窥探，一路航行到湖上。

当我们抵达时，滑上广大晶亮的湖面，高峻的灰崖迎面扑来，笔直的白瀑布清晰可见。行程真的开始令人振奋了。

当时还谈论过沿着岩壁找寻可能的步道往上爬，但是沼泽丛林使得这个方法看来不仅困难而且危险。

泰利立时排除那个计划。

“各位，别再胡说八道！我们哪里需要决定？那样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我们没有足够的补给品。先生们，不行——我们

得冒险看看。如果能够平安回来——很好。如果不成，嗯，我们又不是第一批迷失在混沌里的探险家。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人追随呢！”

所以我们将大双翼机组合起来，装载科学压缩的行囊，当然少不了照相机、望远镜、一堆浓缩食品。口袋里一包包小号的必需品，当然还带了枪——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一直往上飞升，爬到最高处，好看清楚大地的面貌，记录下来。

在那一片黝绿茂密的林海中间高耸的尖崖陡峭的升起。向两侧延展，显然延向远方或许无法接近白雪冠顶的山峰。

我建议：“我们第一趟路先探测地理，勘察土地，再折回来这里加油。以我们超人的速度，可以抵达山脉，平安回来。然后在船上留下某类地图——留给救难队。”

“有道理。”泰利同意。“我就延迟一天当女人国的国王吧！”

所以我们探测了一大段路，在附近的山崖转弯，以最佳的速度沿着一道山坡往上攀升，飞过连接较高山势的谷底。回到湖边已经月光满照。

“这可不坏的小王国啊！”我们约略绘量地图时都同意此说。以我们的速度，可以相当清楚地分辨大小。而且从各个可取的角度看来——后方尽头冰雪封顶的山脊——“能够进入这里的人是相当积极大胆的野蛮人。”杰夫说。

当然，我们看过土地本身——热切地察看了，但是我们飞得太高，速度太快，看不清楚。好像边缘林木森森，内部有宽广的平原，到处都是公园似的草原和空地。

也有一些城市；我坚持这点。好像——嗯，好像其他国家一样——我是说文明的国家。

经过空中长程的飞扫，我们都得睡一觉。但次日一早就起床，再度缓缓的爬升到茂密的树林之上，愉快地观看广袤美丽的

土地。

“半热带。看起来是一流的气候。一点高度就能改变气温，实在奇妙。”泰利正在研究森林的成长。

“一点高度！你称这个为一点？”我问。我们的仪器测量得很清楚，但我们没有察觉可能是从海岸悠长升起的缓坡。

“我称这为超级幸运的一块土地。”泰利继续说。“现在来看看这些人啦——我看够风景了。”

所以，我们降低飞行高度，来回穿梭，沿途解析这个国家，仔细探看。我们看见——我不记得我们当时记下多少，或是后来的知识补充的，但即使在那兴奋的一天里，我们还是见识了许多——一块块垦殖完美的土地，连森林看起来都像有人照顾；一块土地好像硕大公园，其实更像一座硕大的花园。

“我没看见牛群。”我提出，但泰利沉默不语。我们正接近一座村庄。

我承认我们对铺设良好、干净的道路、吸引人的建筑、小镇整齐划一的美丽都不太在意。我们拿出望远镜。泰利即使设定回转滑行，都还抓着望远镜紧贴着眼睛。

她们听到我们嗡嗡的旋转，跑出屋子——从四面八方的田野涌来，脚步轻快的人影，成群结队。我们瞪了又瞪，差一点来不及抓紧控制杆，滑溜出去。往上攀爬了好一阵子，我们都不敢出声。

“天啊！”过了一会儿，泰利才开口。

“那里只有女人——和小孩！”杰夫兴奋得很。

“但是，她们看起来——啊！这是个文明进化的国家啊！”我抗议。“一定有男人的。”

“当然有男人。”泰利说。“走吧，我们去找他们。”

杰夫建议我们在冒险留下机器之前，先不要进一步探查这个国家，泰利拒绝接受。

“我们来的地方有一块很好的降落地点。”他坚持,而且是绝佳的地点——宽广平坦的岩石,俯瞰湖面,离国境内部相当遥远。

“她们匆促之间不会发现这个的。”他依然坚持。我们经过极端困难的挣扎才安全降落。“走吧!哥儿们——那一堆里有一些貌美的。”

当然我们很不智。

事后回想,很容易看出我们应该事先更完整地研究那个国家,才留下快速的飞机,只信任自己的脚力。但我们不过是三个年轻人,谈论这个国家已经谈论了一年多,几乎不相信有这种地方,而现在——我们却身在其中。

地方看起来够安全够文明。那些仰望结集的脸庞上,虽然有些惊吓,但有些分外美丽——这点我们都不置可否。

“走吧!”泰利大叫,拼命向前。“哈!上路啦!走向她乡啦!”

二、卤莽的前进

根据判断，从我们降落的岩石到最近的村庄大概不到十或十五里路。虽然满心热望，我们还是认为沿着树林小心走比较明智。

连泰利的热切都有所保留，他坚信会碰见男人，我们都事先确定每个人带有足够的枪弹。

“他们可能人数稀少，可能藏在某地——就像杰夫说的某种母系社会。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住在远山后面，把女人留在这部分的国土——有点像国有的妻妾婢女！但某处一定有男人——你们没看见小孩吗？”

我们全都看见小孩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在我们低飞到可以识别人群的地方，到处都是。虽然从服装上无法确定都是成年人，但确实没有一个男人。

“我向来喜欢那句阿拉伯谚语：‘先绑紧你的骆驼，然后再信任上帝。’”杰夫喃喃说。所以我们手上都握着武器，蹑手蹑脚地谨慎穿过森林。我们一路往前，泰利一路研究。

“说起文明——”他压抑着热忱，轻呼说“我从来没见过一座森林这么被爱惜过，连德国也没有这样。瞧，没有一根枯枝——藤蔓也乖驯——真的，看这里！”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叫杰夫察看树种。

他们把我留下，去看路标，往两旁稍微勘查。

“几乎全都是食用植物。”他们回来时宣称“其余都是精彩

的硬木。这叫森林吗？简直是菜园！

“随身有个植物学家真好，’我同意。“确定没有药用的吗？或者纯粹装饰用的？”

事实上，他们一点没错。这些冲天的树木都有人细心培育，好像为数相等的包心菜。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树林里，到处都是美丽的植树人和摘取果实的人。但是飞机是惹人注目的东西，而且绝非安静之物——何况女人很谨慎。

我们穿越森林时，所见移动的东西只有鸟儿，有些艳丽，有些会唱歌，都非常驯服，不怕生，几乎和我们垦荒的理论互相矛盾——起码在我们碰到星落的小峡谷，雕琢的石椅和石桌安置在清泉旁边，鸟儿是如此乖驯。清泉旁还一定加上小鸟戏水的浅盆。

“她们不杀小鸟，那么，显然她们杀猫啰！”泰利宣称。“这里一定有男人。嘘！”

我们听到声音：听起来一点儿不像鸟唱，好像压抑的笑语——快乐的小声音，立时捂住。我们站着像猎犬似的，然后敏捷谨慎地使用望远镜。

“不可能很远。”泰利兴奋地说。“这棵大树怎么样？”

我们刚踏进的峡谷有棵偌大美丽的树，好像山毛榉或杉树，枝叶广袤像层层扇面交错往下低垂。由下往上修剪大约二十尺，像把巨伞站立，树下围绕着座椅。

“瞧！”他紧追不舍。“那里有些树枝被截断成桩可以往上爬。我相信树上有人。”

我们悄悄挪近，谨慎小心。

“小心眼睛被毒箭打中。”我警告着。但泰利继续往前，跳上椅背，抓住树干。“比较可能打中我的心脏吧！”他回答。“啊！哥儿们，看！”

我们冲近些，抬头望。头顶的树枝之间有东西——不只一